

寒气逆极,谓大寒。时节落幕,如同人至暮年。白雪一场覆一场,银发一层白一层。

诗人曰:“旧雪未及消,新雪又拥户。阶前冻银床,檐头冰钟乳。清日无光辉,烈风正号怒。人口各有舌,言语不能吐。”头发雪白了,腿脚僵硬了,眼睛昏花了,说话词不达意了。时光的流逝是不治之症。只有那些本草,语言还是绿的,把脉着大寒最后一程疗效。

白菜像一味安乃近,哪怕清热除烦,也只能做配料,登不了大统。“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菜中之王”沦为廉价的代名词,似乎也遵循着历史的规律,惯看秋月春风。

白菜最美好的时光,封印在《诗经》。那里,她叫葑,集万千宠爱。“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德音莫违,及尔同死。”永恒,讲得从不是时间。就像白菜和根,不离不弃,赴汤蹈火也是永远。天上,月亮是棵没有根的白菜,所以嫦娥才后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李时珍懂白菜,唤她菘:菘味甘,性温。性晚凋,四时常见,有松之操,故曰菘。

太常见,就容易看不见。自诩餐饮业“夷惠之间”的李渔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腊月</div> <div>(外三首)</div> <div>吕付平</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腊月的脚步坚实、有力 迎着风雪,带着一年的收成 走过腊八,走过小寒 把漫长的冬天一点点走短 除夕,是它的终点站</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腊月里的路,都是回家的路 挤满了归心似箭的心 每一颗心都凝结着思念 每一缕思念都饱含无法割舍的 乡情、亲情、友情</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腊月里,所有归去来者的身影 都怀揣展望和憧憬 用薄薄的车票,把自己送回故里 用带着体温的钥匙 打开亲人的笑颜</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腊月,就这么一直走着 走过城市,走过郊野,走进平原, 走进山乡,一直走到除夕 那闪亮悠长的零点钟声 是它叩响家门的暗号</div>	

腊八
谷物和豆子相扶相携
在一口锅里,熬成生死兄弟
交出彼此,就成了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粥
温暖了整个腊月

一个“熬”字,道尽过去的辛劳
也预演憧憬中的香甜
浓糯的暖胃之物,在民俗中
演变成喜庆的仪式,蔓延于城乡
给近在咫尺的新年预热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童谣的传唱日久弥新
腊八就像一根火红的引线
在碗勺的叮当碰撞中
马上就要引出璀璨的新年

冬日黄昏
是太阳西沉余霞缝补了残阳
是步履匆匆的人群
在大街小巷汇聚又分离
弹起归心似箭的乐章
是数九寒风雪欲来

炊烟唤回了离家的羊群和孩子
是一炉炽热的炭火旁
母亲忙碌在雾气腾腾的厨房
是恪尽职守的诺言
让一枚钉子不失去自己的位置
是门里的人在等门外的人
轻轻叩响熟悉的门环
是相濡以沫,相扶相携
是岁月长河里不容错过的镜头
是黄昏用暮霭拍下一对老人
十指相扣的瞬间

大雪
这是一场宏大的仪式
——轻,绵,柔
像母亲哼唱着催眠的歌谣
把整个世界搂在怀里

天地变得清白而干净
孩子的笑声里交织着惊奇和欣喜
铺天盖地的白,覆盖了
悲苦,释放了喜悦

北风继续翻动越来越薄的日历
一场雪从北方来
带着祖传的手艺,一路南下
给江南置办一件臃肿的棉袄

纷纷扬扬的雪片,像一封封
无字家书,用牵挂和思念
点燃异乡人胸中的炉火
烘暖一颗思乡念亲的心

草本的大寒

韩星星

说:淡则为世所共遗,自荐其香而弗受。白菜不会毛遂自荐,他说得也不是白菜,而是葱、蒜、韭。信誓旦旦“一生绝三物不食”,不吃葱! 不吃葱! 不吃葱! 但可做调料。文人就是酸,和葱蒜也算臭味相投。

神农尝百草后, 顺便成材美食家, 指出菜肴必加香葱调和。葱和诸物皆宜,所以还叫菜伯、和事。葱不只在饮食界“和事”,还上得了庙堂——太官葱,下得了厨房——葱。《本草纲目》说,葱从囱,外直中空,有囱通之象也。烟火气跃然纸上,人间冷暖都要插一味。

青葱岁月,男婚女嫁。两根连根大葱,喜结连理、繁衍丛生和祛病避邪的寓意就一应俱全了。一对男女,也淡化了名姓,半荤半素地唤对方“那根葱”。满满的土味情话宠溺。



等待 (图片来自网络)

西涧——337——

有容乃大,就是说做人处世要豁达大度,胸怀宽阔,这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必要修养,也是一种善待生活和善待他人的最高境界。

大海因为宽阔而容纳百川,鱼儿才能自由自在的畅游。雨果说“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真正的宽容是能成就大业的,真正的宽容能容忍他人的错误,更能容忍他人的长处。宽容不是胆小和懦弱表现,而是值得肯定的坚强和勇敢,是做人处世不可或缺的智慧 and 美德。

宽容如水的美德,能够让敌对双方化解矛盾消除仇恨而尽释前嫌。宽容如水的智慧,能够增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信任。能够以德报怨以情服人的宽容者注定是能够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伟人。春秋时期的齐桓公不计管仲险些让自己丧命的一箭之仇,把落难的管仲从鲁国救出重用,这种难得的宽容感化了管仲,管仲从此忠心辅佐齐桓公治国安邦而尽其所能,和鲍叔牙一起成就了历史上被称为五霸之首的齐桓公。

偶翻周公太编著的《常熟文物胜迹》,发现,常熟一地,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至清代末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结束,前后共考取进士 482 名。其中,明代进士 235 名,清代进士 158 名。一个南方的普通县治,历代考取这么多进士,这让我感到震惊不已。

再翻查我们滁州市(原滁县辖区范围),自唐代以来,历代科举的进士录取人数,竟只有 42 名。其中,宋代 4 名,明代 28 名(其中武进士 9 名),清代 9 名(其中武进士 4 名)。相比之下,这个结果令人唏嘘。适逢 2016 年高考刚刚结束,我想进一步了解一下我们乌衣镇历代考取的进士人数,以了解乌衣镇历史上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

翻遍地方史志资料,发现,滁州市乌衣镇只在清代末年,最后一次科举取士时,考取了一名进士,这个唯一的一名进士名叫王煜,乌衣南山毗卢庵人。

史料显示,王煜,字嗣斋,乌衣人,清朝道光二年(公元 1822 年)进士,授编修,历侍讲、庶子右中允、国子监司业、祭酒。曾督办云南学政,广西主考。因与当朝相国穆彰阿不睦,日久得不到升迁。

公元 1842 年,请假回乌衣原籍。四年后,应同年录取的江苏巡抚陆建瀛举荐,赴南京钟山书院讲课,至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去世。生平著有《笔耕书屋诗赋草》存世。

在他留下的《笔耕书屋诗赋草》中,我看到这样一首《题万年庵》诗。诗曰:“去了九载更南图,乡信迢遥万里纡。春日红梅夏日桂,最添相思是毗卢。”

今天的乌衣,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王煜其人,也没见过毗卢庵是个什么样子,更没有听说过乌衣南山在什么地方。这引起了我探究历史未知的兴趣,打算寻访进士家乡——毗卢庵。

乌衣毗卢庵,原是乌衣地方一座古老的庙庵之所在。其地现在是乌衣镇下辖双郢村毗卢庵村民组,当地人称“比庵队”。

因为缺少历史记载,庵不知建于什么年代,也不知什么年代已经损毁。因为年深日久,当地人对“毗卢庵”一词,因为口误,往往称“皮了(读 le)庵”或“比庵”队。1982 年滁县地名普查登记,甚至今天的地图标识,“毗卢庵”登记显示为“皮芦庵”。可见当地不仅村民对于“毗卢庵”不明所以,地方文职人员也没有对毗卢庵有明确的认识。

毗卢庵,本是一个佛教庙庵的名称,里面供奉的是毗卢遮那佛,“毗卢”二字就来源于“毗卢遮那佛”前面的两个字。毗卢可称“庵”,也可称“寺”。根据庙堂规模的大小,规模大的称“毗卢寺”;规模小的称“毗卢庵”。而毗卢寺又大多是由毗

张元素说,菰主升,属阳,专主发散,入手太阴、足阳明经,以通上下阳气。寒冬腊月时节,拿根葱一口复一口,不仅能医毒虫咬伤、伤害寒热,还能治蒹葭之思、怀乡之愁。李渔因臭庾蒜,说到底,就是个“颜控”。对萝卜,他又以貌取菜,嫌弃它打嗝儿。

忍不住吃了, 又自慰道:“此物大异葱蒜,生则臭,熟则不臭。是与初见似小人,而卒为君子者等也。虽有微过,亦当恕之,仍食勿禁。”也就吃个萝卜,切丝、熟煮……人家萝卜还没说啥,他倒上升到君子、小人的高度。这种吃法,也就大生活家李渔玩得出来。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两个平凡的菜儿,代言了亘古的爱。在《诗经》里,萝卜有个很粉嫩的名:菲。到《本草纲目》,她已长成小妇人,唤作莱菔。草衣木食,嗓门一扯:都来吃饭了! 李时珍吃出一味药:蔬中最有益者。李渔吃出人生之理:孩提之心之未变矣。

岁暮,大寒。拾掇些白菜、大葱和萝卜,时光又热气腾腾,健步如飞地奔向又一年。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宽容的人生更精彩</div> <div>崔向珍</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一个有雄心壮志之人,如果没有足够宽阔的胸怀,不懂得宽容待人的道理,做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成功。集军事家和武将与一身的西楚霸王项羽,因为无宽容善良之心残暴坑杀降卒虐死无辜百姓,且自私自利唯项氏不用,不善待有功的将士不信任身边的智者,以致于众叛亲离,一代豪杰却最终落得个乌江自刎的凄惨下场。</div>	
<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div> <div>“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做人不可苛求别人,不斤斤计较,就能为自己迎来更多奋斗的时间和精力。对待事物心平气和和不急功近利,不以得到而欢喜,不以失去而失意,就可以稳稳抓住人生路上的每一个机会。现实生活中,一个人不但要学会用宽容善待别人,也要学会用宽容善待自</div>	

己。只有这样,才能在失败时不因沮丧而失去前进的动力,在取得一定的成绩时不因骄傲自满而原地踏步。一个宽容如水的人, 走向成功的道路一定会越来越平坦越来越宽阔。一个宽容如水的人,精神的花园里一定会开满灿烂的花朵。一个宽容如水的人, 一定不会被生活中的惊涛骇浪轻易打倒。一个宽容如水的人,能够更加勇敢地承担责任。一个宽容如水的人,也必定会拥有一个积极向上充满阳光的轻松人生。

宽容是和谐社会的粘合剂,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变暴戾为祥和。宽容是一把不会熄灭的火炬,能够照亮茫茫黑夜里的前路。宽容是一味良药,可以抚平受伤的心灵,治愈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宽容是冬日里的一炉旺火,能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变得无限温暖。宽容是一匹快马,能让我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纵横驰骋。宽容是一把登高的梯子,帮助我们攀上成功的顶峰。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善待一切,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舞台星光会更璀璨,节目会更精彩。

东大门。有人指着区政府东门前的柏油路,和路前一段尚未被挖掘机挖平的山岭,说,这里就是你要找的“比庵”队。

我站在挖掘机正在施工的工地上,环顾四围,原来这里已经到了乌衣去往法华村的村道路边了,离乌衣三里岗近在咫尺。过去我见到的土山,应该就是乌衣三里岗向西的延伸。王煜当年的“南山”,应该指的就是今天乌衣三里岗这个山岗。

乌衣无景观,闲暇之余,士女游山赏桂在当年是一种消遣。可惜,近代人在上面建房居住,开辟道路,形成街道。山顶已被削平,山形渐去,山高愈下,南山岂与王煜时相比?

我问两个正在被挖断的山坡上收获油菜的村民夫妻,这里是不是“比庵”队所在? 他们说,他们就是“比庵”队的村民。房屋与土地被政府拆迁征收之后,看到这里的荒山荒地给挖掘机挖了一半,反正闲着也闲着,就在余下的荒地上种一点油菜,搞一点额外收入。问他们有没有见过毗卢庵,他们摇摇头,说只见过村里有一口古井,现在已经被挖掘机挖掉了。

王煜已作古,毗卢庵消失了,“南山”也正在改变。站在已经消失了的“比庵”村庄旁,四顾彷徨之际,我看到南谯区大手笔建造的双洪公园。如果王煜讲的乌衣南山就是今天的三里岗这个山岗,那么,双洪公园就在这座南山的旁边,而消失了的毗卢庵与今天的双洪公园,仅隔一箭之地。

如今,每到夏日的傍晚,双洪公园总是游人如织。人们在广场上跳舞、看水幕电影,这里成了乌衣人难得的游燕之所。乌衣人过去游山改为今天玩水, 竟然几乎在同一个地方,也不能不说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幸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正在改变的“南山”。以后的人们,如果再想寻觅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就只好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去想象了。

王煜进士给我们描绘的南山毗卢庵的景致,虽是无意之间的寥寥数笔,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乌衣镇一百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历史上,如果唐代有个李进士,宋代有个刘进士,明代有个张进士,那个久远的乌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乌衣岂无山水?唯缺少“仙”、“龙”而已。王煜不是“仙”、“龙”,因此,南山不名,毗卢庵无存。

乌衣镇千年唯一科举进士又何尝不比“仙”、“龙”?只是当地没有人重视罢了! 现在,各地都在挖掘地方名人轶事,开发旅游资源,乌衣南山不传,毗卢庵消失,不能不说是地方上的一件憾事。

冬日黄河

任崇喜

冬日,我来到黄河边看风景。一踏上堤岸的树林,就被那恍若隔世一样清静美丽的景色所惊憾。层林尽染,杨柳的叶子枯黄,那横斜逸出的虬枝,那橙黄色在微风中轻盈地飞舞而下的叶片,有“虬枝接叶而吟风”的静美;杨树林边上的松柏仍旧碧绿,宛如一幅“河在林中,人在景中”水墨画那种梦境。

再向里面走是处湿地,荒草齐腰,色泽或枯黄,或金红,芦苇雪白的花穗在风中摇摆,草丛中的柳树还顽强地透着绿色,冬日的黄河湿地给人一种苍凉的美感。

向河边走去。冬天淡淡的阳光照在河面,衬托出这一片空间有点神秘莫测。对面的树木、村落、人影、车辆清晰可见,时而擦过岸边芦苇荡的在风中飞翔鸟儿,给平静的黄河增加了跃动的色彩。它们竭力地想为这寂静寥廓的空间增添一点喧闹的气氛,可是静谧主宰着这一片空间。

站在黄河岸边,夏季的“黄河滔滔东流去,一叶孤舟任风泄”已不见踪影,冬日的黄河终于放下了它咆哮、一泻千里的面容。河道变窄,紧邻堤岸大片的河床,依稀有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历史的笔迹,记录着一种难以言传的情绪。但,黄河依然保持着本色在向前,依然有旋涡激起人探索的欲望。

冬日的黄河,没有了春天的旖旎,没有了夏日的绚烂,可她并不是萧索寂寞的,却更添了一种别样的味道……

冬日的黄河,显得安详而静谧。在暖洋洋的夕阳的衬托下,金光灿灿,平静温顺得如同绵羊。水面是这么宁静。我能想象得到,在它平静的面容下面,水在缓慢地移动。河水不愿意被寒冷笼罩,急速地向前方奔去。“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这是它的心迹,谁能阻拦得了?

杜甫说“寒江流甚细,有意待人归。”我站在河边,丝毫没有急于回归的意念。北风吹拂,空气清新得直往鼻孔里钻,大脑清新得让人兴奋。城市里的噪音和污浊的空气,被北风荡涤得无影无踪。我想象着自己正像古人一样,尽情的享受着大自然最原始、最纯朴的生态空间。

这种宁静、这种清新、这种尽兴,难道不是一种奢侈的享受? 一个人站在这苍茫的河边,正像朱自清所说的那样,“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便觉是个自由的人。”可是,“静如处女,动如脱兔”的心境,又有几个人能够与共?

在淡淡的阳光笼罩下,河水显得深不可测,显得有点寒气袭人。这时,一阵冷飕飕的寒风掠过河边的柳树,发出呼呼的声音。朝四望望去,一片朦胧,寂静就像有一种穿透力,直往耳朵里钻,让人的心扉敞开,一种空灵的感觉骤然而生。

此时,我深切地感到,只有全身心地融进大自然,才能体验大自然和人之间有一种灵犀和和谐。人与自然的亲近、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灵犀,难道不是最幽美的梦境吗!

己。只有这样,才能在失败时不因沮丧而失去前进的动力,在取得一定的成绩时不因骄傲自满而原地踏步。一个宽容如水的人, 走向成功的道路一定会越来越平坦越来越宽阔。一个宽容如水的人,精神的花园里一定会开满灿烂的花朵。一个宽容如水的人, 一定不会被生活中的惊涛骇浪轻易打倒。一个宽容如水的人,能够更加勇敢地承担责任。一个宽容如水的人,也必定会拥有一个积极向上充满阳光的轻松人生。

宽容是和谐社会的粘合剂,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变暴戾为祥和。宽容是一把不会熄灭的火炬,能够照亮茫茫黑夜里的前路。宽容是一味良药,可以抚平受伤的心灵,治愈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宽容是冬日里的一炉旺火,能让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变得无限温暖。宽容是一匹快马,能让我们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纵横驰骋。宽容是一把登高的梯子,帮助我们攀上成功的顶峰。用一颗宽容的心去善待一切,就会发现,我们的人生舞台星光会更璀璨,节目会更精彩。

东大门。有人指着区政府东门前的柏油路,和路前一段尚未被挖掘机挖平的山岭,说,这里就是你要找的“比庵”队。我站在挖掘机正在施工的工地上,环顾四围,原来这里已经到了乌衣去往法华村的村道路边了,离乌衣三里岗近在咫尺。过去我见到的土山,应该就是乌衣三里岗向西的延伸。王煜当年的“南山”,应该指的就是今天乌衣三里岗这个山岗。乌衣无景观,闲暇之余,士女游山赏桂在当年是一种消遣。可惜,近代人在上面建房居住,开辟道路,形成街道。山顶已被削平,山形渐去,山高愈下,南山岂与王煜时相比?我问两个正在被挖断的山坡上收获油菜的村民夫妻,这里是不是“比庵”队所在? 他们说,他们就是“比庵”队的村民。房屋与土地被政府拆迁征收之后,看到这里的荒山荒地给挖掘机挖了一半,反正闲着也闲着,就在余下的荒地上种一点油菜,搞一点额外收入。问他们有没有见过毗卢庵,他们摇摇头,说只见过村里有一口古井,现在已经被挖掘机挖掉了。

王煜已作古,毗卢庵消失了,“南山”也正在改变。站在已经消失了的“比庵”村庄旁,四顾彷徨之际,我看到南谯区大手笔建造的双洪公园。如果王煜讲的乌衣南山就是今天的三里岗这个山岗,那么,双洪公园就在这座南山的旁边,而消失了的毗卢庵与今天的双洪公园,仅隔一箭之地。

如今,每到夏日的傍晚,双洪公园总是游人如织。人们在广场上跳舞、看水幕电影,这里成了乌衣人难得的游燕之所。乌衣人过去游山改为今天玩水, 竟然几乎在同一个地方,也不能不说有异曲同工之妙。所幸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正在改变的“南山”。以后的人们,如果再想寻觅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就只好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去想象了。王煜进士给我们描绘的南山毗卢庵的景致,虽是无意之间的寥寥数笔,已经让我们感受到乌衣镇一百多年来的巨大变化。历史上,如果唐代有个李进士,宋代有个刘进士,明代有个张进士,那个久远的乌衣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

俗话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乌衣岂无山水?唯缺少“仙”、“龙”而已。王煜不是“仙”、“龙”,因此,南山不名,毗卢庵无存。乌衣镇千年唯一科举进士又何尝不比“仙”、“龙”?只是当地没有人重视罢了! 现在,各地都在挖掘地方名人轶事,开发旅游资源,乌衣南山不传,毗卢庵消失,不能不说是地方上的一件憾事。